

第三十七卷

族譜六篇

第三十八卷

上書一首

第三十九卷

狀疏四首

第四十卷

碑文八首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族譜六篇

例義第一

世系第二

家傳第三

大傳第四

外傳第五

譜序第六

族譜六篇

例義第一

李夢陽曰往君子謂予曰歐氏譜蓋有遠胄之謬然歐蘇譜又率詳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夫名實者不可以亡紀也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

亂之行也夫李氏於吾乃亦可譜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譜

夫李氏莫知所從來矣傷哉或問何故曰二孤方齒而貞義公及于難

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繼之宗者孟春乎繼別釗乎繼禰孟和乎

予聞之先輩曰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今人多不

務實予欲觀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李夢陽曰夫是後予安能知

焉

世系第二

諱恩

子諱忠

子

剛

子

麟無嗣

慶

子孟春

諱正

子孟和

夢陽

孟章無嗣

敬

子

璉

子

釗

瑄無嗣

家傳第三

號貞義公者諱恩始徙慶陽是為慶陽李氏卒以衣冠葬道士平配王氏生二男子生卒年並闕

號處士公者諱忠貞義公子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正統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歲葬東嶽廟前娶李氏生三男子二女子

敬貞義公第二子而號軍漢公年八十餘卒葬于底不河南山地曰范家峪去城二十里所娶鄆氏范氏生二男子一女子 生卒缺

剛字克剛處士公子號主文公洪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歲葬東嶽廟南娶王氏生一男子

慶處士公第二子號陰陽公娶劉氏生一男子 生卒年並闕

號吏隱公者諱正字惟中處士公第三子為阜平縣學訓導陞周府封丘王教授卒贈承德郎戶部山東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以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卒年五十七歲葬城南十里所地曰高家平娶高氏生三男子三女子

璉軍漢公子年二十九歲卒葬于范家峪墓娶馮氏生一男子 生卒缺

瑄軍漢公第二子為散官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聚范氏

麟主文公子娶劉氏無子 生卒年並缺

孟春陰陽公子成化六年正月二日生娶王氏

孟和吏隱公子字子育為散官初名茂天順五年十
二月十日亥時生娶孟氏

夢陽吏隱公第二子初名萃娶左氏

孟章吏隱公第三子字汝含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三
日午時生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時卒年十

九歲葬扶溝縣東北四十里地曰大岡大岡者王氏
居也娶朱氏生一女子

劉璉子成化四年十月十日生娶劉氏

大傳第四

李夢陽曰予長而有知矣于是始采先世之載

仰天而哭之曰逝哉寥乎是予之罪也夫是予
之罪也夫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焉于是作李
氏大傳

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于扶溝人王
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
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于慶陽
而以其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岡北兵之
起也貞義公戰于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
歲會又失母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
者也然卒不免于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
以贅故是時又採陳氏田氏為一戶而一戶四氏然

予聞白溝河之役于時糧道絕人煮馬革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相食積屍蓋若山丘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沒時處士公蓋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爲他氏室而公乃因不之他氏食零零傳傳往來邠寧間學賈爲小賈能自活乃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矚公異之迺因妻以女而公即不知爲同姓聞之長老曰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惟衣食衣食人于是閭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人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

士公處士公載鹽過閭里與閭里鬥鹽及載菜即又與閭里菜率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率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爲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蓋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田氏予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爲仇家者殺處士怒赴愬行于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間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又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怒病且死仰天呼曰天乎予何罪竟死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蓋傷處士云耳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里家張

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走馬試劍即大仇醉
之酒輒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爲衛主文好氣任俠
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穀錢家又多
不還以故日寢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
主文公於是痛哭徃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真
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
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爲若兄主文公嘗以事
至京師有羨貲廼盡買學士家言并曆數家歸訓其
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公頰面鬚髯然爲人尚

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毋敢後里中置
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
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產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
我產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
券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哈此奴走矣已復大
罵跳伏地死券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主文生不
願得屋直頃之主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
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里陰陽家號王陰陽陰
陽公更嗜酒王氏軍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
至以數千其將將用之一曰寇至將問陰陽公計安

出陰陽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曰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說于是尊敬陰陽公以爲上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率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僂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于其將將後亦頗疏之陰陽公即又嫚罵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砦中爲相埋然數竒中埋家廉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也過它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睨之曰凶乎問其家凶矣它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砦中不復請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

語而不知擊已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葬處

嗚呼我李冒王氏者蓋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傭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隱公書吏隱公即善造書伯氏乃大喜竒之顧反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朴其掌久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爲蘇蘇隕涕曰夫紙易得耳柰何至是伯氏乃竊仰嘆曰嗟乎吾寧爲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事

辭十八九歲時從伯氏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
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出耳上初不解久之伯氏
悟曰謂紗帽趨耶道人領然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
議學事矣吏隱公年二十充郡學生始受籍於師日
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成目笑公公第誦愈
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是織錦婦以色
絲金鍼寶鏡貽公而公自是輒彬彬有文學矣然又
獨數竒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隱公顧記
所謂文又高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目驗比試
諸生輒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目某目輒
又驗諸生以爲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貢

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
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
曰甚哉李君之慙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
曰嗟乎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
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
讓王生又踰年公廼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爲
阜平縣學訓導公爲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
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先是御史至真定率
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煙熏帙跟
蹌行見御史及見御史輒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
顧脫藍衫走御史廼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

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
挾煙熏帙帙會割以板夾扛之行又戒毋輒自請試
目稍井井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
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
其略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
者不明彊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虐而鮮功昔
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然武王不
以其故貶王周公纘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
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
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也
地有栗椽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履

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兔鋪糜而給朝夕
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于茲然而科
第之事罕焉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產于其間也此
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乃思以一
旦變易其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爲善變
者矣且足下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其誠善教
必不能以三月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
鳥其名曰鷓孰不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緹之不宛
轉相道假以年歲烏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緹之以制
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
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綠

裳也乃輒怒曰烏奚不人語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獨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爲封丘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事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伺屏後令左右乃遞難公公悛悛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齁齁睡矣王喜遇反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公公輒醉醉悛悛如前時王於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公曰予比殊好闊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蓋

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于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爲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爲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旣不爲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爲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校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婆娑舞歌至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宴坐睡鼻齁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邪然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于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嘗夜行歸雪甚

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豐衣足食日
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
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
興行抵慶陽舍與教寺頃之卒王聞訃痛踊泣數行
下使使來賻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璉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目大寒軍漢公
子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
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
喪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
子嘆曰弟之死蓋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
時吾家有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

使瑛以羊酒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產故曰周張秦
俗呼絕乳子爲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
巨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爲伏犀七八歲時猶啖
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群兒莫
先也弟又好舔竿擊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
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後父母歿弟因而
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
黃冠人遊其伯氏見其日與黃冠人遊怒罵之曰夫
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奈何弗省弟知
伯氏弗已悅也於是間說之曰夫人生日劬劬勩勩
何爲者與是非爲名與利哉夫秦我者戕我者也軒

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劬劬勩勩與利名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徒不知生死言旦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不搖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効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予日見芻豢軒冕者于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甚

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廼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為賣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以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廼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

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迺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絕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道民爲奸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殮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爲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顧嚶嚶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

不能行也弟爲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僊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李子 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于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袒蹶厥家若厥土爲山金出於沙稠急振窮視如泥沙愬仇殞躬

宛乎宛乎爲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關育孤固窮
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
於天孤胡絕不祐仲驕矜能載頌厥身亦卒不信我
父砥行茹毒允基允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艱貞
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
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
世享不逮宛已汝含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
秀又何故也

外傳第五

王氏貞義公扶溝王聚女改適

李氏處士公寧州李媪女諱曰綿是曰李夫人李夫

人訥訥寡言好顧喜坐竟日請飲食則飲食生洪武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十
三日年八十一歲寡節蓋三十三年云墓在底不河
北山與十五里堡直而稍西

鄔氏范氏並軍漢公並葬范家峪墓生卒

王氏主文公葬西河岸岸崩今無冢生卒

劉氏陰陽公葬赤城廟旁生卒

高氏東隱公諱曰慧贈安人又贈宜人是曰高夫人

高夫人赤城高家女父曰高成母曰劉媪劉媪故居

小十字街生夫人生六月初我大父有養女即高族

女曰朝華將贅壻大置酒會有劉媪劉媪抱夫人往

我大父見之大驚曰安得此福女闊面大耳者因求
劉媪聘吾父及期吾家貧乃徒以酒肉往請期劉媪
怒數破酒擲肉不得請父之或說劉媪曰而女終不
聘乎劉媪悟於是乃具粧奩送夫人歸夫人歸居無
何貧愈甚夫人無怨言乃獨曰此天也先大夫出務
學夫人則夤賣雞豕及酒醋佐先大夫學及時時負
薪水行人見之率憐苦夫人夫人弗苦也然夫人性
至嚴重好鞭笞僕奴雖家人嗃嗃而蒸蒸無間言貴
有婦矣然猶日視米鹽零碎物及酒食與鷄馬食即
與雞馬食不肯妄用粟至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周
濟之此雖其小細可以觀大德焉夫人生正統五年

五月二十五日子時卒弘治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已
時年五十四歲祔葬高家平墓卒後數年而有
封錫之命

馮氏璉改適

范氏名葱瑄景泰六年九月九日生

劉氏麟改適

王氏孟春成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生

孟氏孟和阜平人天順七年二月五日生

左氏夢陽

朱氏孟章改適

曰海處士公女適任昌

曰喜處士公第二女適黃景

曰智軍漢公女適張某

曰香吏隱公女適曹經

曰真吏隱公第二女適王璽

曰三姐吏隱公第三女生成化六年七月十五日卒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八歲葬于開封府
東門東門者宋門也

譜序第六

李夢陽曰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從於是作例
義第一譜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夫永短行
窮異數於是列名諱生死之紀作家傳第三然

死者要用其本末于是作大傳第四予觀記有
外戚焉家國一道于是作外傳第五然必列序
本旨于是作譜序第六

按氏族李氏肇自帝顓頊顓頊有曾孫曰咎繇爲理
官因姓理氏咎繇裔孫有曰理利貞者逃難伊侯之
墟食木子于是更姓李氏其後枝葉布散徧中國至
周則有藏室吏曰李伯陽或曰伯陽母居李樹下生
伯陽伯陽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爲我姓故姓李名
耳此其言不足據至漢則有隴西趙城之李最顯著
諸李莫敢稱並隴西之後生唐高祖是後枝葉愈繁
布徧天下然無專著姓如隴西趙城者迺後不知何

自有貞義公貞義公有曾孫曰夢陽

李夢陽讀詩至伐木行葦諸詩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于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踈踈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于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是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乎非先王孰能爲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僻無據忌忮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容容婦姑反唇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擊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虎據食則露斷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親亡義罔上則民

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尠然要之出于躬親爲當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耶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慘痛惻怛之實及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爲祖即使有合族之志體先王燕享之文制爲飲食會聚使其相周卹慶唁其子孫能盡遵不邪且崇韜以爲王侯將相果有種乎予爲是懼今譜傳第采其事實欲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耻居門下此

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
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
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
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子
孫竟安如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富貴余甚悲焉
今高車駟馬功名著于春秋積金丘玉者豈少也然
至于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
懸鶉出本於粵第筭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
歌舞故見尊官豪賓足怙怙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
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
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

廢古之大患也正德二年歲在丁卯冬十一月序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上書一首

上 孝宗皇帝書彙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

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閣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歆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

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啞啞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

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

輦多者二三十輦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
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 陛下洞
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
猶閤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
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
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
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
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
下爭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
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閤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
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

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
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
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
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
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
以爲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
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
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
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
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
若一切閤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知剗內宮之權欲剗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

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

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
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
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
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爍爍不撲燎原
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
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
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
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
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
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
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
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
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
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
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指親
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
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
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
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
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
未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
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

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 皇親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七

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祗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

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天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害運之例害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

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賤以
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
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
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
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
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
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
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
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
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
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

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
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
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
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
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
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
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
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
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
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
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大倉粟竭百官不奉

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

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廢乎賞不足以諷賞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蔽袴之藏繁纒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
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
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
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
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
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
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
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
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
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
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

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
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
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
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
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
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白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
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
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
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

詔尊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執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被能設一醮嘆一法使天變

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

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
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
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
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
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
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
下雖欲保全爾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
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狀疏四首

代劾宦官狀正德元年九月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為戶部郎中時撰

請表節義本為提學副使時撰

乞休致本亦提學時撰

狀疏四首

代劾宦官狀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群
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

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
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
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
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
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
歲以來 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如秋來視朝漸晚
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
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
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
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
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
赫天命 皇皇帝業在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
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
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
闡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

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
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
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
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錄

初 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徇馬鷹兔舞
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輟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

矣夫三老者願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
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
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
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
具草草具韓公讀而焚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
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
而無阿頗亦惡其闒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
闒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

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
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
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䟽言何韓公於是
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
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
下至左順門闔首李榮手諸大臣䟽曰有旨問諸
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
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
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
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

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
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䟽備矣 上
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
諸闈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
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
榮曰榮頸有鐵裹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
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
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 上恩奴儕磔餒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
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 上
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
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
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
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
鹽鹽嘗嘗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爲戶部郎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

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
奔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
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
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淫撼需滿而應則輕
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
士著者豪羣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
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
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
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
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籍其蔭庇今淮陽
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貲鉅

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蒞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弁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

敗亂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拒大捕則匿濱海居民襲弊踵壞人煮戶煎擔載營販者不可勝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弗治不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役丁竈盜食原課逋負動大萬數轉相夤緣設責督稍嚴又牽花戶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庾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頓弊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豈不大可恨哉今欲處置鹽莫如復 祖宗之法欲復 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剷豪弭盜息賊欲去此四者莫如今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目冒買補名號阻遏

國利讐然小民動搖 朝廷既不奉 詔還官又不
退直自保是損 先帝聖德阻格 陛下新令也夫
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
羣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
昔商君將爲政于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
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
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而何以信四方控海內邪
故曰法行自近始 陛下甘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顧
獨忍于一商堅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
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
提舉等非坐闕茸不職不得除拜是毆之汗穢之地

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
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汙道之以汙則亦奚
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興
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
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
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
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放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
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
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
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
之謂也

請表節義本

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是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史冊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原者也我朝祖制列激勸之條列聖下旌舉之詔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詔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許有司開具實跡以聞聖德美意雷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勵正德六年六月臣奉勅諭巡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泯沒無聞追問其故皆言窮鄉小戶有善莫錄即蒙有司申達而展轉覈實胥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

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聞聞之不舉厥惟臣罪當令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申潘應高等民婦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駁取鄉耆里老師生人等勘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覈實寢滅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犷悍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為斂容者此蓋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澄源固本要在忠信為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開坐上請伏乞俯納勅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

以勵風俗以淑人心干冒 天嚴不勝悚懼戰慄之
至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
景泰三年父病刲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
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糞父死
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
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
緣潘應高委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
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
十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
衣姑徐氏久風癱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
竭力孝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勘
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
十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給賊抱
子投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
起背中賊數鎗身死勘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
十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誓不再嫁今六十
八歲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

劉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年二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六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妻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歲孀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彭氏抗節不污厲聲罵賊被亂刀砍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鄰段氏會彭氏匿段氏家賊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曹旺七妻亦遇賊被執齊氏團樹行不就汚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搥其脅而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本亦提學時撰

臣生長塞鄙出身寒細荷蒙先皇帝獎拔列之郎署比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先帝優容不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託聖旨奪官逐

臣尋又羅織械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秉性直戇罔諧時俗擯斥丘壑臣實宜之日者皇上斷殛元惡起用無罪臣亦得與甄錄授以佐憲之職專以風教之任使枯揚再華曝鱗復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每伏竊念先帝優容之德皇上再造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綿弱飲食素少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服吐痰頭暈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交便血疾作用心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扶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歲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鰥厥職而妨賢路也

伏望皇上矜察愚懇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能提督江西學校庶臣免鰥曠之誚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碑文八首

禹廟碑

雙忠祠碑

嘯臺重修碑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嘯臺重修碑

鄆陵縣城碑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碑文八首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湯遐睎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輒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而叩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輪築困苦則文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子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
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孰者寧邪
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
吾其魚者邪所謂集哉勤而不得者邪於是飭所司
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
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
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
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
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
神 絙絃兮鏗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

陽侯兮清路靈靈雷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
我醕尸旣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
尸柰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
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
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
我民兮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
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

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闡名搗實於是蕝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芻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歛以悲營者問之知黷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顙泚面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子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服厥䟽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鷄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

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夕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
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
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
子既賦迎送神辭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
鐘以妥靈脩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
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
字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
生王漢楊桂來言碑事辭曰君各乘兮雨螭分前導
兮四旗沛連蜷兮雲際儵若留兮歛若逝執天枰兮
震河鼓靈禔禔兮疇怨苦林冥冥兮嶮艱驚風兮河
波瞰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洶沲 右迎神 魏頽

兮廣顧怒目兮顏丹左設瑚兮右璉靈並慘兮不懽
按長鈇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日窈
杳兮即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絙兮萬舞儂有聞兮太
息祝申申兮告予曰秉直兮匪躬遭閔兮遘凶噉杳
兮綽約庸之弗疑兮謂為哲邦殄瘁兮后隕顛二代
墟兮心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
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劒兮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
雙凌倒景兮斡陰陽五風兮十雨福我氓兮有稌有
黍 右送神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

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
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
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
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
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爲祠
祠登於臺比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
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表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
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
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
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
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

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
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
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
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
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
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
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
逃污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
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敖苦約而天下以爲矯故過

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久徘徊焉若聆厥嘯
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
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
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
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
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
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湯之先
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
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
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
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

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
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
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詫
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傷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
南有穠翠亭咸地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
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
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年
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噏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解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傷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 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

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歆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歆植頽起圯新而繪壁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巖巖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

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
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
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
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
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
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
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
首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

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
怨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
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
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
衄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
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
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
升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局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鑒精含貞匪時局徵匪猷局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龜臚
日月易舍燹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江陵廟岌岌
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
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 帝畀弗疑公泣視
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
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寧 皇歸
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
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
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
無死死有榮褒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
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跂望漣湔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
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
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
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
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
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生天地非養無
以物聖人非養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
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
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

時成制恒備奸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
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故先王
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
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
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
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賦也曰
竊聞之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
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
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
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
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

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
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爲行欺世
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于譽而不可使
天下無伏羲之櫛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
天下無養士之人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壘壘言變
通與詩曰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茲之謂也是田
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
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
察則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
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
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

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之矣

鄆陵縣城碑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堞道道翼翼濯濯下壑上削畫道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火靡聒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閭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後匪農妨覩者嘆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

知縣章至縣也行城獲隍垣齧池凸汙穢黃蒿徑蹂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鄆鄆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爲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爲弗已忸也誠弗已也即以爲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爲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麀

表誚孔聖賢且爾況其下乎始盜之入也鄆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荼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奚以荼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厝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城事興果有詢知縣章於監者覈焉獲顛末乃於是罪誦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

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鄆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爲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鄆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鄆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鄆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鄆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

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
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
下也蹕於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
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
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
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
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其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
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
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
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
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

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
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
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
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
乃僉罔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
審平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癘
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
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爲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
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
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碍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
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益兵城之後

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苟予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執

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堊木石槨炭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旣一門繼五門旣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凹完齧濬淺塞遠而望之樓櫓暈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楣鐵樞虹梁臥衝隍塹縈輸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嶮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充實旌檠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

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
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
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
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散杵壞畚無妄
棄者汴之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
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陴之子
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
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
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爲碑
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
本也城門散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

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
國不以山蹊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也
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爲治也
内外交飭本末且修順時豫防設險爲固人心雖和
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
也障内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
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
治者本末内外交飭而具修可也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

左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
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
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
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
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
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
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
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
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清之理也
昔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
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憂

軍之清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
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
日愈清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
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
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向稽民必大
擾擾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
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
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閒久者閒病者歸去者
幸來者効是軍也不終清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
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
彼閒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

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
往者也勸來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鑒
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
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
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不之能爲者此則
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蓋二十倍于前然
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顏君前在茲亦理淆之
才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

